藏傳佛教是喇嘛教，非佛教

# 邁向正覺《六》

*Advance on the True Enlightenment Vol.6*

—追尋眞理的動人故事

◆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印◆

# 邁向正覺

（六）

作者：倪式谷等合著

佛教正覺同修會 印贈

自從正覺同修會開始弘法以來，各大道場口頭上的抵制說法是：「**蕭平實弘揚的法義很奇怪，與各大道場都不一樣**。」暗示說正覺同修會的法義有問題，因爲他們不敢公然毀謗正覺的法義是外道法——恐怕承擔謗法的大因果，心中又很想抵制正覺。然而正覺弘法將近二十年來，經過三次嚴重的法義質疑、檢驗，也經過各大道場十餘年來私下不斷的尋找法義過失而不可得。正覺同修會弘揚的法義，既已證明是依照三乘菩提諸經所說的法義而實證、弘揚，各大道場都找不出本會的修證及所弘揚的法義與經教不符之處，又**都已承認自己的法義與正覺同修會不同**，這已證明他們的「修、證」都是不符經教的，才會與正覺的法義不同。

—佛教正覺同修會—

佛菩提道之修學，應求大乘般若之實證——見道；見道已，便得次第進修而正式進入初地通達位，然後可入修道位中，次第邁向佛地。**大乘般若之見道，即是禪宗之破初參明心**——**親證本來離念、本性清淨之自心如來藏**。欲求親證如來藏者，應依眞正之善知識修學。眞善知識之助人見道，所言所授之法，必須有明確之次第與確實可行之法，學人方有得悟之可能。若親近假名善知識，雖有大道場、大名聲、廣大徒眾、身穿僧衣，然所說所授者皆屬**似是而非之法**——同於常見外道意識境界；縱使學人以畢生之身口意供養之，所得唯是常見與斷見本質之相似佛法而已，必將浪擲一世於相似佛法上，殊堪扼腕！

——佛教正覺同修會——

# 目　錄

〈第一篇〉導師法語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話（倪式谷）01
〈第二篇〉進入佛法大寶山……（王梅芳）19
〈第三篇〉如何邁向正覺……（林　祝）27
〈第四篇〉幸運學佛路……（正　敏）41
〈第五篇〉唐宋禪風今猶在……（吳素枝）61
〈第六篇〉我的學佛路……（正占）73
附錄：我與同修特別的4－25因緣……（正輝、正占）95

# 導師法語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話

—倪式谷—

接觸佛教正覺同修會 蕭平實導師的書後，總認爲 平實導師的書極有特色，迥異於坊間諸方大師的議論。平實導師書本所述內容，法義之正確高妙，無人能出其右，而有著最根本重要性的，當推 平實導師所樹立的「第八識眞心如來藏爲法界唯一本源」之論點，我即是因爲 平實導師的這個立論才知佛法眞有中心，才知佛法是有所趣向的。以如來藏爲中心的正確觀點，較之當代其他謬說，眞的是顯出以簡馭繁、綱舉目張的效果。並且 平實導師書中的佛法有整體架構，不僅來路去路清楚，當下一步也是清

清楚楚。平實導師之所以爲佛法導師，正是能夠在現代一片迷惘的佛教界中，爲學人釐清整個佛法內容，鋪陳前後修學次第，導學人向於正途，指出眞正佛法大城之所向，這點絕對是目前佛教界所沒有的。受 平實導師的這種啓蒙，我於佛法認知中有了正確的目標與方法，一改過去懵懂無知的錯誤觀念，並由於 平實導師所樹立的眞正法義，讓我在過去狐疑佛法的情況下，再度生起大信心；畢竟表相僧寶使我知道有佛法、恭敬佛法，但大乘勝義僧寶卻能讓我打從心底相信佛法、理解佛法，進而有機會實證佛法，我認爲這是大乘勝義僧寶才有的可貴之處。

另有一個特色該提的，就是**實行實用**，平實導師弘揚的法不是只有理論。平實導師教授的「**無相念佛**」法門，我

覺得它是我一生中的至寶；這是眞心話，因爲之前從沒有一個法門讓我覺得這麼實用過。過去所用的持名唸佛總覺有些不得力，唸佛時心意紛飛，顧得了數數就顧不了心；要是吃飯了，口中就顧不了唸佛，唸佛了就沒法吃飯；即使默念在心中也有疑惑，都不懂轉折的方法，總有「這樣唸，到時恐怕會使不上力」的疑慮。現在這個問題解決了，有無相念佛法門就不再疑慮；因爲做了就會發現，這種行門功夫有細細密密的特性，又不太受時空因素干擾；只要不是需要百分百專心的情況下，無相念佛功夫都能夠隨時提起帶著；也不用怕念佛時影響別人，更不用害羞念佛時別人投以「微笑」的眼光，算是一種秘密行吧！尤其看過平實導師對這個殊勝的法門分析後，於心中能解，才知道「**原來淨土攝禪，禪亦不離淨土**」，一個念佛法門就涵攝禪淨，

故此信心大增，明白不論要參禪或要求往生淨土，必定都能依著這個法門而進退有據，眞的感到是學佛「有門」！非常感恩 平實導師宣說這個無上法門，這個非常實用的法門！

除前述之外，重點還是要來說說。平實導師書中有一段文字，讓我覺得很特別的，那就是 平實導師對「無餘涅槃」的解說。因爲這個概念的灌輸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到現在心裡都還存有撥開迷霧的感覺，驚覺「原來涅槃是這個意思！」最初在 平實導師的哪一本著作中看到，是記不太清楚，但我想這絲毫不影響說明；因 平實導師只要說到涅槃，說法立場都前後一致，沒有根本上的不同。回憶中或許是《心經密意》這本書，第一百頁第二段中的這段

話：「**無餘涅槃其實是依如來藏的不再出生五陰十八界法，而建立涅槃的法相，所以無餘涅槃其實是以如來藏爲體，所以無餘涅槃其實沒有自性，其實就是眞心如來藏不出生十八界法的自住境界，依如來藏而立名。**」這樣直指本體的文字說明，對我而言，眞是瞬間擊破心中存在已久的一大迷惘，看完後對涅槃不再有虛幻感，立刻對它產生很踏實的感覺。

畢竟「涅槃」這個名詞，學佛的人應該都會聽過，算是一個基本知識；初階佛法解說時就會提到它，所以我很早就聽過這個名詞。但是對於敘述它的文字，我個人卻總覺得很模糊，在心中一直對它留著說不清、辨不明的印象。以我自己來說，不管怎麼解釋都有種「穿襪子洗腳」的感覺——就

是隔了一層。它到底是什麼？只認知它是修行人經過某種學習完成，讓自己進入一種死後不會再出生的狀態，因爲不會再出生所以也不會再有死，說是不生不死。但，它不就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死了」嗎？此外，我就無法意會它和死亡有什麼太大差別。即使有翻譯說涅槃是寂滅、滅度、解脫、圓寂，以及種種描述，可還是讓我覺得涅槃這概念太難以捉摸，完全不知它具體本質到底是什麼？涅槃實質既是「死了」，爲何它會很重要，值得經典一說再說？又說小乘人能入涅槃，菩薩不入涅槃，那菩薩有沒有涅槃可得？死亡不是實質性能擁有的東西，要是「不入涅槃」，還說菩薩會有涅槃，那是很奇怪的吧！同時對菩薩這種明明有涅槃可入，卻選擇不入的行爲感到疑惑…要留惑潤未來生，這是爲什麼？若沒有根本原因，就只是因爲慈悲眾生就要這麼累，那眞的

會很累！而且說來是不是會有點傻呢？對於這種摸不著頭緒的東西，想法是很混亂的，總之是都不知道。這種一點又一滴的疑問非常多，又是這種有關基礎性的問題，無法在字面上明白，讓我對佛法的眞實性，曾經產生過侵蝕般的疑慮；就好像學人都有成佛的大目標，可偏偏沒有人能說清怎樣成佛一般，感覺是空有名詞而沒有實質的。

但自從看到 平實導師對涅槃的這樣說明，加上周邊道理的解說，才發覺我對它的認知是整個反過來了，觀念上自覺錯得比一丈差九尺還多！原來涅槃境界不是死亡這樣簡單的概念，不是那種滅後一切空無的概念，涅槃與死亡之間也沒有必然關聯！入涅槃雖是小乘人的最終，滅除自己的五陰十八界自然是死亡，但這並不表示要死亡了才有

涅槃。無餘涅槃是如來藏獨存狀態，而如來藏本體毫不變動、不消失，一直是一如的；那就表示本質上來說，不論這個有情眾生是死是活，當下都已經是處在自性清淨涅槃狀態了，當然就不是一定要死亡後才有涅槃可入。

有了這個概念，才能瞭解經典中小乘人所入涅槃，不會單純說成如一般人的死亡；再者，拋棄五陰十八界後也不會造成斷滅，正是還有根本依的不生滅如來藏存在背後，故說入涅槃是不生不死，這樣在概念上就與過去差很多了！既然有不生滅的如來藏作背景，那世間的變動就顯得虛妄多了！為了尋找生命本源，滅掉世間取涅槃倒顯得不必要，反而是有沒有找到如來藏才是問題核心。所以，這明白顯示菩薩努力找得如來藏，自然有涅槃；知道如來

藏是本源後，爲了完全明瞭祂，自然要留惑潤生走向成佛之途。經過 平實導師書中反覆說明，才知道原來所有疑問都要聯結到眞心如來藏上才說得通！這樣的建立，這樣的道理，一次打通多個關節，包括：涅槃本體是什麼，它是不是死亡的代名詞？小乘人所入涅槃爲何不斷滅？菩薩是否有涅槃？菩薩不入涅槃敢繼續生死是憑藉什麼？……等。疑惑一掃而空，讓涅槃在我腦海中完全立體起來，有了該有的依附，「涅槃」不再是在地上躺平的東西。過去我不知道該把涅槃放在廣大佛法中的哪個位置，現在一下子能和其他的概念聯繫相關而不空洞也不混亂，感覺很高興！要不是有如來藏爲中心，還眞不知道有什麼說法能全部說得清？

其實還有另一個詞彙，也同樣和「涅槃」有類似的境況；在我認爲都是屬於弄不明白的一類，那就是「般若」。簡單說般若是智慧，但大家又說它不是一般的「智慧」，會說它是一種包含出世間的智慧。但是什麼叫「出世間」？又哪裡是「出了世間」？出了世間還有東西？這點在本質上，恐怕就已經是眞沒人能說了。「般若」這種「出世間的智慧」是如何異於一般智慧呢？又要怎樣獲得這樣的智慧？可能就更難倒人了；因爲一般聽說的智慧，都看不出有逃出世間智慧的範圍，顯不出有「出世間」的智慧相。是否讀讀經書就能說有般若智慧呢？是否會處理世間事務就能說擁有般若呢？常聽說有勸人要有般若智慧的，可是般若是什麼樣貌？卻不見加以清楚說明，確實又該要怎樣獲得？恐怕有所強加說明的，多是流於想像。我不懂涅槃

或般若這兩個概念，大概就是因爲從沒有看過誰確切說清楚，世間和出世間的差異在哪邊吧！所以我相信只要問了，也不會有人能眞的明白什麼是「般若」，或許只能落回到想像中，再加上**以術語解釋術語**的窘境。

在讀過 平實導師的書後才知道，這兩個名詞會這麼基礎性的出現，其實還都是很親密的緣於如來藏的關係！如來藏是法界根源，所以不論般若或涅槃，也都要依附祂才有；要是不談如來藏，那這兩個名詞又該依著什麼來解釋？只要是佛法的修行都圍繞如來藏，要走解脫道的人，一定會碰到修行最終的涅槃——如來藏獨住境界；要走佛菩提道的人，就一定會碰到般若——觸證如來藏後產生的智慧，自然沒有能脫離如來藏而獨自存在的佛菩提道或解脫道。故

而雖說是涅槃般若的名詞疑問，其實深處的原因還是來自對如來藏的無法瞭解。但是回想一下，以如來藏爲中心的觀點有誰暢論？現今只有以 平實導師爲主的佛教正覺同修會眞實義菩薩們在弘揚。

過去雖有聽過唯識學中的第八識，但是不知爲何，我沒有印象：有誰能連結第八識和佛法修行的關係？或許問題的核心就在於將第八識心曲解了，所以自然連結不上。連五陰十八界觀行，這樣斷我見的方法，都已經沒人能明白 佛世尊宣說的用意了；要等到 平實導師出來闡揚說明，大家才有正確認識，就遑論要去連結更深奧的第八識眞心。

過去我總是沒看懂印順法師的觀點，直到 平實導師整體敘述後才明白問題所在：原來印順法師說的法界實相是「滅相不滅」，是以空無作爲最終，想來果然是一種斷滅——國王的新衣就是無衣。沒了實體，一切皆空，那般若有何本體可依而得？又有何涅槃不同於斷滅可說呢？若以「滅相不滅」取代「如來藏」，本質上的斷滅，會讓菩薩留惑潤生這件事是辦不到的；一期生命結束就一切結束了，還要潤什麼呢？一期生命結束就結束，哪裡還有經過三大無量數劫能成佛的菩薩？三界中有佛的事實也將不成立，難不成要以佛法否定佛嗎？要是如此，眾生也不須被救度，反正有滅相不滅足矣，死後各各「解脫」，自然涅槃，那這樣也不會有六道輪迴的問題，也沒有善惡業報的問題，一切將成無因生、無因滅、無因受報。滅相不滅若是佛法眞相，

將如平實導師評破的那樣，定是流弊無窮，問題之多說不能盡，所以眞正的佛法從來沒、也絕不會支持這樣無根的說法。

之前的我，是否都處於這種無根、被曲解的「佛法」世界中而不自知呢？佛法被扭曲後的整個教界氣氛都是這樣，已經無法宣達正確的法道。以意識心或各種想像說法來作爲佛法中心，說滅相不滅是實相；這樣否定如來藏的說法，充斥在佛門大道場中，失去根本的佛法，使經典解說只能停留於假想和個人創意上，已脫離佛法能眞修實證的最初本懷。層層轉變教導，加上佛法內容龐大，所以一般學人也迷惑，很難一下問到本源上，終究失去方向。失去了根源時，在修學上也失焦，完全不知如何前進？坐禪

最後該坐到哪裡？它能連結什麼？坐禪中我都以爲是放空，也有聽過要在心裡一直唸「什麼是本來面目」幾個字；自問自答這幾個字好像也有道理，但爲何這樣能開悟？如何能得第六度般若？又說讀經書會有般若，但怎麼看不出這樣的我會有般若？就算有，那般若又該如何用呢？

我一直不知道要怎樣連結這樣的佛法，連最基本的涅槃和般若我都不懂，只好繞一圈回到老實「唸」佛上。弄得這般複雜又是結論錯誤，徒然辛苦了人；要不是聽到了平實導師這樣正確宣揚佛法以如來藏爲中心，那我之前所接觸的佛法，還眞兜不到一塊兒上；像是飛絮揚了滿天不會收，也收不到一起。有了錯亂次序和目標的謬說比對後，我才更明白 平實導師施設無相念佛法門，鋪排修學法道是

井然有序，能觀五陰十八界虛妄以斷我見，推進到參禪看話頭，起疑情後，見道因緣成熟，一念相應就能尋找本來面目，眞是理論結合實作的正法。

當前佛教界已不知佛法的中心爲何，本質上錯以意識心瓜代了如來藏心，以完全誤會後的佛法中心來住持佛教，自然不能爲學人闡述哪些內容是近於中心，哪些是較遠於中心了。以誤解後的想法要來解經，就算拿著經典講解，眞正的佛法也不會爲錯誤的說法背書。要是目標都設定錯誤，道路當然不會對；道理愈益乖謬，佛法架構愈顯繁雜，爾後言之於口、著之於書的，自然也就會錯誤引導學人；一進如此這般「法網」，就很難分清東西南北了。只有 平實導師的書，立定如來藏爲佛法中心後，道理愈益透

徹，佛法架構愈顯簡明，對所有的經典解說，都能指出這是在整個修學過程中的哪一個階段，講述的是哪一部分的法；每一法位置清楚，自然就不再有種迷航的錯亂感，不再感到經典的層次不明。看 平實導師的書就能知道佛是依著什麼在說法，因爲 平實導師講解經典都先挑明這部經是開示哪一個層次的內容，然後再詳細拆解說明，讓看書的我能漸漸走進佛法的世界，而不是過去的瞎忙瞎轉。尤其平實導師的書又是白話翻譯加上白話解說，眞的再沒有比平實導師的書更好消化、更爲營養的佛法書了；好比是熬煮爛熟、摻入各種細緻養分的稀飯一樣，就算希哩呼嚕囫圇吞，都能吞得到營養；相信要是讀過 平實導師的書，就會和我有相同的看法。以我讀到《心經密意》這段而言，就輕鬆解決了積存多年的涅槃疑問，還能正面的理解建立

如來藏和涅槃的從屬架構。

有人說，一本書只要有一句話合用，那它就是一本好書；以這個爲原則來說，那 平實導師的書眞的是遠遠超勝這個標準太多太多了。不需用力，只要翻一翻書就能解決疑惑，試問還有比這個更便宜的事嗎？恐怕難找了！故此，所有佛法學人，眞的想知道什麼是佛法，不論是同修會內或會外，都應該讀一讀 平實導師的書；畢竟 平實導師的書是眞依止於 佛世尊的正法，依經解經。而正確的法是不分會內會外廣施一切的，普願大眾皆能多親近 平實導師的法寶，灌沐法雨聽受正法，對現在或未來一定都會有深遠的利益。

# 進入佛法大寶山

—王梅芳—

我出生在一個傳統的道教家庭，家中供奉白磁的 觀世音菩薩，是父親於隔壁鄰居搬家時，在舊的古厝發現清潔後供奉在家中佛龕正位。父親早晚很虔誠上香，從小看到觀世音聖像，就覺得有一種溫馨、平安的感覺。父親在鐵工廠辛苦工作養活一家子，由於是家中長兄，弟妹眾多，母親在我大概六歲左右，爲了幫助家計，開了一間雜貨店至今。由於母親勤儉持家，家中經濟因此日趨穩定。

在家中，我排行老么，上有三位兄長，從小到大，備

受父母兄長照顧，家中大小事有人扛著，容易養成依賴性，對於事情處理及承擔不夠，自信心也不足。在這樣的家庭背景長大的我，在生活上不虞匱乏，因此善體人意，樂於助人，過著平凡幸福的日子。

求學過程中一切順利，只有在國中階段，對於師長用權威方式處理事情，導致錯會而被誤解，以及發現人性不可愛之處，內心開始對老師產生排斥、畏懼、叛逆、不服氣，激發我想瞭解人的心理面，對人性的探索變得有興趣，因此開始閱讀坊間所寫的心靈叢書來平衡自己，以瞭解人生百態。

在高級中學畢業不久，爺爺去世，第一次體會到人生

無常生老病死，心裡想：人從哪裡來？死後又會到哪裡去？對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問號，一直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也無法釋懷，就這樣擱在心裡很久無法解決。

在生活及人際關係上，二叔是家族裡最早接觸佛教；我曾有幾次跟著他一起上金山的法鼓山，當時法鼓山還在籌建中。之後，曾參加過農禪寺一次打坐及跑香；有一次，在國父紀念館聽聖嚴法師演講，仰望 佛無比崇高尊貴，禮完佛回家，又繼續過著世俗的人生了。

在家中，小哥年長我兩歲多，很照顧我，無形中養成對他的依賴性。小哥結婚後，我的心情變得不佳，突然瞭解到有一些婆媳、姑嫂間的家庭問題。在一次機緣中，上

坊間一些心靈成長的課程。這些課程透過情境、遊戲、團體力量，讓自己轉念去釋懷一些事情。在那個階段，閱讀一些奧修書籍。也發現，這些心靈課程的引導，令人越走越偏，沉迷追求印度性力派譚崔境界（編案：即是藏傳佛教的男女雙身法），掉入更深、更害人的陷阱而不知，已成爲社會的隱憂。還好我涉入未深，在我結婚後，就不再參與任何課程，回歸日常生活中。在這當中，也看到朋友的親戚一直沉迷那些課程，耗盡家財與時間，不知道在追求什麼？我有一位要好同學（A君）接觸密宗煙供法，當時的我，對佛教、道教分不清楚，何況是他們打著「藏傳佛教」的名號，說要用大量成堆特製香粉，施食鬼道眾生，說這些鬼道眾生因爲聞（吃）不到，所以會釀成一些天災人禍。我因爲不好意思推辭而加入一段時間，聽賣香粉那位居士講的

法很凌亂，完全沒有佛法內容及架構；坐在那裡聽講，只是捧個人場而已。有一次，參加他們大型的晚會，看到那些喇嘛，心裡感覺總是怪怪的，總覺得不相應；最後告訴自己，不要爲人情所繫縛，因此離開那裡，過著自己的人生。

當生活中碰到困難就會求大慈大悲 觀世音菩薩，自然而然會心念、心聽、憶念 觀世音菩薩，可以感受到 佛的慈悲加被。日常生活中，做任何事就會想到佛，心情就會很平順。很巧，有兩位朋友先後送我《金剛經》，知道這是一部偉大的經典；試著閱讀南懷瑾居士所著的一本書《金剛經說甚麼》，只記得文辭優美，意境很高，可是不知道在說甚麼？因此不得其門而入。對《金剛經》這四句偈：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印象非常深刻，常常會憶念誦持，對世間事情比較不會太當眞，受益匪淺。雖然還未學佛，但心中在想，所謂修行即是修正自己的身口意行，而且佛法浩瀚無邊，覺得自己應該學佛及一門深入，不要虛度光陰。

日子一天天過，很不踏實；感念 佛的慈悲巧妙安排一些因緣，讓我能進入正覺同修會。因爲一位高中同學，她父親罹患大腸癌住院很無助，問我這個還未學佛的人：怎樣迴向給她父親的冤親債主？讓她的父親趕快康復。我直覺就想到戴國茵師姊，雖然我跟她不太熟，但以前在藏傳

佛教團體，覺得她的氣質與別人不同，行事認眞、負責，總覺得她過去世一定是修行人。於是我打電話請教國茵師姊如何處理。聯繫後，才知道她到正覺同修會上課已一年多了。很巧，五年前中秋節前夕，戴師姊參加大悲懺法會結束後，忘了帶鑰匙，到我的工作室等她同修回家。戴師姊把供佛過的蘋果與我結緣，也告知星期二 平實導師在講經。當時我覺得聽經很好，想想在家看電視，時間很快就浪費掉，所以馬上決定去講堂聽經；當時 平實導師正在講《優婆塞戒經》，已近尾聲；我看見十樓第二講堂格局很雅緻，大家又聚精會神勤作筆記，感覺很特別，與其他道場不一樣。

我記得大概聽了兩個月左右，才至九樓第一講堂參

觀。一見到 世尊佛像，看見 世尊在微笑，我像小孩子般興奮地告訴身旁戴師姊，覺得非常殊勝與特別。雖然聽經很好，但我還不想上十一月份課程，因爲有了上一次爲人情而誤入藏傳佛教的經驗，我想多觀察一下，「且慢」再說。湊巧國中要好同學（A君）正想追逐她的夢想，參加心靈成長課程，多次遠赴海外研習耗費不貲；因爲我知道整個過程內容，想要勸阻A君，因此就邀請她與我一齊報名陳正瑛老師的班級。所以很感謝A同學，由於她的因緣，讓我早一日進正覺同修會，雖然當時對學佛沒有什麼概念，但總覺得學佛一定很好。沒想到因爲這樣的因緣，讓我進入佛法大寶山，有那麼多寶藏可以挖，可以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眞是感念佛菩薩慈悲加被，讓我能夠「邁向正覺」。

# 如何邁向正覺

—林　祝—

小時候常聽阿嬤說一些閻羅王及地獄之事，對於地獄受苦之情形，在小小心靈中，留下了一層陰影，揮之不去。當時農村很落後，到了晚上整個大地漆黑一片；加上我家後面有一叢竹林，風一吹起，就發出沙沙之聲，影子婆娑搖曳，有如阿飄來人間遊蕩，故到了傍晚太陽下山之後，我就不敢到戶外去。無奈當時農村煮飯燒開水的燃料就是稻草，把稻草結成一小團一小團；等小孩子放學回家，幫忙拿到廚房灶前，堆積起來備用；當時雖然很害怕，但還是需要幫忙，否則就會挨罵。

天生膽小的我，記得在國小二年級時，有一次上課因尿急，跑出去廁所方便；當我要尿尿時，看到糞坑裡面有一個大大黑黑而兩眼又像貓眼睛的眾生直瞪著我，差點嚇破膽！從此以後，就是我的黑暗人生開始，尿急不敢上廁所。幸好當時國小教室不足，一、二年級輪流上課，只要儘量少喝茶水，就能免去尿尿。因有前述之經歷，在孩提時代，很喜歡做白日夢，想一些奇奇怪怪之事，甚至很羨慕鄉間神明能濟世救人；五十年代農村生活艱苦，村莊中若有人生大病，一定會請村中共同信仰的神明到家中治病並祈福；說也神奇，不久病就好了。故我對民間一些信仰並不排斥，只要不迷信，皆可以接受；甚至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跟神明一樣濟世救人，那該多好啊！從小心地就很善良，因家中小康，常常背著父母，把家中的白米拿去濟

助一個老婆婆，遇到乞丐也會布施；也許這些緣故，爲日後邁向正覺的遠因。

記得曾在初中時代看過觀世音傳、釋迦傳的電影片，受到 佛世尊及觀音菩薩能捨棄王子、公主身分及世間榮華富貴，追求出世間法，最後成佛、成菩薩而利益眾生的行誼，留下深刻印象，且經常在腦海中迴盪著：我只是滄海中一個小小人物，云何不能效法！故有時也會興起出家念頭，突破世俗的一些觀念，遁入空門。有時路過夜總會（墳場），也會有無限的感傷！《七眞傳》裡有一首詩形容人出生到老的過程，寫得很貼切：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東升西墮爲誰功。

田也空，地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
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
朝走西，暮走東，人生猶如採花蜂，
採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一場空。

難道這就是每個眾生的一生寫照嗎？難道沒有一條超生脫死之路可以走嗎？這些疑惑，直到高職畢業，大學聯考落榜後，由於個性倔強，不想靠人際關係謀取一份工作，就去洋裁店學一技之長，認識了一些同儕，其中就有一貫道的信徒，說起一貫道的殊勝：「得三寶，地府抽丁，天堂掛號，可以超生了死，永脫六道輪迴。」將來可以升天堂，在世可以逢凶化吉，晚上走暗路也有仙佛保佑，不怕魔鬼，

啊！這不是我要尋找的路嗎？當時眞的很興奮，眞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感覺，就跟那個朋友去求道，成了一貫道的信徒，並且也很虔誠。不久家母得了重病入院就治，我就去一貫道佛堂求仙佛慈悲，希望母親身體早日康復，只要母親能康復，我一定會好好在道場修行，度化眾生；由此緣故，這三、四十年來始終在一貫道場修行，不敢隨便接近其他宗教；始終認爲一貫道的法義最殊勝，看到其他佛教徒，認爲他們好可憐哦！還在紅陽道場修行，佛已入滅了，沒有正法了（在此至心求佛慈悲，接受我的懺悔，因以前無知，沒有正知見，故謗佛爲過去佛），不知天時已轉到白陽期，由 彌勒祖師掌天盤。道中有出了一本書，名爲：《皇母訓子十誡》說凡所有有情都是由她出生，宇宙也是她所創造。那時的我，猶如井底之蛙，只看到一個小天

空，不知海闊天空，自以爲是，非常的傲慢，認爲萬教未來都要匯歸一貫道教門來修行，且有仙佛的奇蹟顯化，更加深信不疑。

公元二〇〇四年七月，因要全心投入一貫道國外開荒道場，提早從公家機關退休。在此關鍵時刻，大概是累世修行正法種子的現起，因緣成熟了，由台北朋友介紹我閱讀 平實導師的著作：《禪—悟前與悟後》、《心經密意》、《眞實如來藏》、《起信論講記》……等書。當時很震撼，猶如井底之蛙的我，有如躍出井底，看到一片藍天大海，任我遨遊，接觸到眞正的正法。原來一貫道只是人天善法，非究竟之法，世尊入滅以後，還會有乘願再來的菩薩出世，來接續 佛的慧命；了知只要持五戒、修十善，將來往生後，

也能生天，況且眞正的修行是要「開悟明心」、「眼見佛性」，方能進入內門修學六度波羅蜜。以前在一貫道時，很讚歎其他講師，能講《金剛經》、《六祖壇經》（如今知道他們只是依文解義而已），然而自己每次讀《六祖壇經》時，都停留在〈第一品 行由品〉，對於六祖見五祖時的對答文句如：

「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爲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對於這些對答，拍案叫絕。又神秀寫了一首偈：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五祖三更喚秀入堂，與之開示：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猶未入門，五祖說：

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眞一切眞，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眞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

還有六祖悟時言：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及五祖言：

不識本心，學法無益。

對這些文句就是莫名其妙的喜歡，但個中的眞實義卻不能了知。

直到接觸到 平實導師的佛法著作後，才知道佛法八萬四千法門，法法皆同，都在說如來藏法；而且修行要有一定的次第，漸次往上提升，故對 平實導師所弘揚的如來藏法，非常信受，視爲珍寶。又於偶然機緣，接到高雄講堂於公元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落成安座及 平實導師至高雄講堂弘法宣講「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的文宣傳單，就與幾位師姊相約，專程遠從西螺趕到高雄，參加講堂安座大典，下午聽 平實導師弘法。眞是太榮幸了，能恭逢其

盛，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入佛教正覺同修會講堂。

在安座過程中，肅穆莊嚴，經法師誦經安座完後，唱誦懺悔文：

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
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

當時我悲從中來，痛哭流涕懺悔，問自己：往昔造何業？云何 世尊在世弘法時，我無緣遇生；又生死輪迴二千多年後的今天，已是末法時期，我才遇到乘願再來的地上菩薩，在世弘揚 世尊正法度眾生，我還要錯失這個良機嗎？尤其，在下午恭聽 平實導師講「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時，對正法更加有信心，當下，就心得決定，要進入正覺上課；就與兩位師姊報名參加二年半共修課程，（後

來陸續增加二位師姊），來到了高雄講堂上課，成了張老師的學生。

在 平實導師每週二的宣講「金剛經宗通」及張老師慈悲攝受之下，道業更精進；正法的威德力，實在太不可思議，竟能讓我毅然決定離開三、四十年修行的一貫道，轉換修行跑道，決定安住在正覺修行，且對正法百分百信受。活了一大把年紀，才了知修學正法的首要目標就是親證如來藏，才算是眞正修行人（悟後起修），否則都是在外門修行。

在張老師的教導攝受之下，道苗漸漸成長，無論世出世間法，皆比在一貫道修行時進步很多；在善知識引領下，學會無相憶佛功夫，此法非常適合忙碌的現代人，無論在

做家事或在走路、搭公車，隨時可憶佛，制心一處淨念相繼，不浪費時間。在觀行五蘊十八界中，了知五蘊、六識心的虛妄性，了知意根的處處作主性，了知如來藏的體性知見，作爲未來參禪破參明心的準備。平日對 平實導師著作愛不釋手，每天喝 平實導師的法乳（閱讀平實導師著作），少欲知足，安於寂靜，不覺得寂寞，天天法樂無窮。

而在性障方面：在張老師的調教下，使我的人生變彩色，無論是世出世間法皆獲益良多。尤其張老師的一些至理名言：「一觸即止，煩惱不生」、「生命中所有境界都是考題。慎思！慎思！」使我原本剛強的個性轉化爲調柔；遇到逆境也會返觀自己，不怨天不尤人。相信因果，接受境界，就能解脫自在。（以前在一貫道時，沒有正知見，遇到逆境，

只會怨天尤人：是別人負我，非我負人。現在了知所有的一切皆是自己往昔所造之業，如來藏只是遇緣如實執行因果律）。很慶幸自己成爲正覺的學人，正覺同修會好比是一座金礦，只要對正法信受，天天有法樂可以享受；而且只要你願意付出，隨時都可以累積福德資糧，人在家中坐，就可以布施（參加編譯義工：校對佛經），且與佛菩薩天天見面，更有時候心中有些疑惑，佛也會藉你校對經文中的內容，幫你解惑。而藉著校對經文，讓我了知佛 世尊累世修行點點滴滴，遇到有因緣的阿公阿婆就爲他們說佛的小故事，請他們要唸「阿彌陀佛」將來可以往生西方淨土。

在此呼喚一貫道的道親們！放下你們的情執吧！一貫道只是修人天善法而已，非究竟之法。在佛教修行，只要

守五戒、修十善一樣可以生天界；如果得「三寶」就是開悟，爲何大家看不懂佛經，不能了知佛 世尊的眞實義？請愼思之！愼思之！不要害怕違背師意，回到佛 世尊的懷抱吧！邁向佛教正覺，佛教正覺大門永遠歡迎您們。

最後，要感謝 平實導師出世弘法、感謝正覺所有親教師、感謝所有義工菩薩們：辛苦了！因有您們的護持正法，才有今天的我及無數的眾生受到法雨滋潤。如果此文能被錄登，將以此文作爲法布施供養佛，以報佛恩，並將此功德迴向 平實導師長命百歲，正法久住，利益眾生。願我盡未來際能生生世世爲 平實導師座下好弟子，與正覺的菩薩一起荷擔如來家業，續佛慧命，一世一世邁向成佛之道。（編案：作者林師姊後來已經證悟明心了。）

# 幸運學佛路

—正敏—

這世上有很多事都是始料未及的。越年長，經歷的事越多後，體會就越深；一件一件的事，一段一段的經歷，全都是始料未及的，連自己會來學佛這件事也是；沒有一件事是常而不變的，沒有一段經歷可以持續常住，這就是佛法上所說的「無常」吧！

母親是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每到禮拜天，她都會上教堂去做禮拜；她上教堂時也總是把我和弟弟一起帶到教堂去，當時年紀小，只記得每次跟媽媽去教堂做禮拜、唱聖歌，聽牧師講完話後，教堂就會發給小孩子們一些禮物，有鉛

筆、貼紙、橡皮擦、墊板……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種很香很香的橡皮擦，香到都捨不得擦，放在鼻子前面聞時，都會很想咬一口。當時鄉下是很少有人信基督教的，鄰近的玩伴看到我們可以收到這些禮物，都羨慕得要命，當時自己也覺得去教堂是蠻不錯的。不過對一個小孩子而言，除了那些很香很香的橡皮擦以外，聽牧師講話實在太無聊了，漸漸長大以後也就越來越不喜歡去教堂了，反倒是覺得熱鬧又多采多姿的廟會很好玩，而越來越喜歡去廟裡玩；看到那些漂亮的雕樑畫棟、壁畫、門神，總覺得很親切，覺得那些栩栩如生的佛像及神像，就像是和藹的長輩一般，望著那些和藹的佛像，有時候眞想把它們帶回家。

到了國中以後的求學階段，幾乎就不再上教堂了，求學

階段大概是和一般學子的生活差不多的，沒甚特別；當時很喜歡看書，不過是喜歡看課本以外的書，什麼書都看，只要不是課本的書都喜歡看，常常自己一個人一整個假日都耗在書局裡；也因爲如此，於是就有機會翻到一些佛法相關的書籍了；不過當時的佛法書籍都寫得很生澀，自己的國文程度也不好，看都看不懂。記得當時有一位叫林清玄的作者，他寫了一系列以菩提爲主題的書；他的書用了許多公案的素材，他把公案當成故事，然後用散文的形式，再搭配寫作技巧去創作，把佛法描述成一種很深遠又很浪漫的意境，讓人覺得佛法是一種很令人嚮往的境界，讀起來很舒服。當時總覺得那是很沒有佛法味道的佛法書籍，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他的書就像一種好吃的糖果，含在嘴裡，甜甜蜜蜜的，但是糖果融化後，什麼也沒剩下；看完他的書後，讓人完全不知

道佛法是什麼？儘管如此，他那些以禪宗公案爲素材的書，卻讓我對佛法留下很美好的印象；從那時起，也讓我對禪宗公案非常著迷。但是自己對於什麼是禪宗，什麼是公案是完全不懂的；也不知道爲什麼，就是單純的很喜歡看那些很沒有佛法味道的公案；後來懂了一些佛法以後，才知道原來公案才是最有味道的佛法。

後來又看到南懷瑾的書，覺得他的書好像稍微實用一點；他會去解釋一些經典，也在此時才對一些無常、苦、空……之類的佛法名詞有了初步的接觸；但是看了一段時間後，總覺得他好像也講不出個結果，當時只覺得佛法這種東西眞的是太深太深了，不是我們這種人所能瞭解的；但是自己又很想去瞭解，於是心中也就一直悶悶的。

記得母親身上曾經長過一個腫瘤，檢查後發現是良性的，只要動手術割掉後就沒事了；身體復原之後，她就開始變得很重視健康，不論寒暑，不管多冷，每天早上都洗冷水澡，然後再騎腳踏車到隔壁鄉鎮去買菜，來回一趟大概有七、八公里左右，她是我們家身體最健康、最強壯的。但是就在一次清晨她騎腳踏車去買菜兼鍛鍊身體時，被貨車撞到，我和父親趕到車禍現場時，她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了；她過世時才四十幾歲，這件事情實在很諷刺，爲了要鍛鍊身體增長生命，但卻因此失去生命；這也對我打擊很大，在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心碎，也非常深刻的體會了佛法所說的「無常」。家裡面最健康的人卻是最早走的，心中滿是不甘、不捨與無力感，也對命運感到無奈；只覺得當厄運來時，人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不管你多麼努

力的保養身體、注重健康，厄運總是有辦法執行祂的任務；後來父親被檢驗出肝腫瘤時，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三個禮拜左右就往生了。對佛法有所瞭解後，才知道那是業力的運作，也深深的體會到沒有任何人可以逃離業力的運作。母親過世後的這段時間，自己常常在想：人死後是什麼都沒有了嗎？還是會跑到天堂去？又或是去投胎了？也常去看宗教相關書籍，但是書中都只是說會到天堂、會去投胎……等，都沒有一本書有解釋爲何會到天堂、會去投胎，只說結果而無法解釋原因的說法是無法讓人接受的；直到後來接觸到 平實導師的書後，才知道原來每個人身上都有入胎識如來藏，這個入胎識會在人死後離開死亡的身體，再隨著入胎識本身所集藏的「業種」，去入住母胎出生名色開啓另一期的生命。入胎識又叫作法身，原來一般人

所說的「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所隨的「身」就是這個「法身」如來藏，以前從沒想過「業」是隨哪個「身」？沒想過身體會爛掉，「業」若是隨這爛掉的「身」體，「業」豈不是也跟著滅失了？並且因爲人身上有這個帶著「業」的法身如來藏，才會在人的一生中不斷的執行著業力，使得因果得以運作現行。當時的書都沒有解釋這些道理，看來看去，都沒什麼結果；漸漸的，有一段時間也就比較少看佛法相關的書籍了。

後來又過了一段不算短的正常日子，工作、結婚、生子……就如同一般人一般的平常；直到婚姻觸礁，才又打破這短暫的「常」。人生中好像總是「好景不常」，「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定律」恐怕是比「牛頓定律」還牢不可破，

還更深奧而不可解吧！以前總覺得「無常」都是指生命的短暫、脆弱，離婚後才深深體會感情也是無常的；兩個人從山盟海誓，沒有浪費多少時間就到相敬如「冰」了，人跟人之間的感情竟然也可以有如此的變化；當時也常去思考爲何「夫妻是相欠債」？後來來正覺同修會學佛後才瞭解到：原來夫妻間的債是被各人的如來藏收集後就一直藏在各人的如來藏中，直到兩人再度重逢，各人的如來藏就依各人之業力運作，於是就形成有債收債、欠債還債的「夫妻相欠債」的表相了。記得曾在報紙上看到某知名藝人前後娶過四個老婆又離婚，想必此知名藝人必定是「欠人很多」！還有那些多子多孫、子孫滿堂卻又家庭紊亂的人，應該也是「欠人很多」吧！

如來藏是金剛不壞、常而不滅的。《金剛經》就是專門講這個金剛不壞如來藏的各種相貌的經；你所欠下的債也被這個常而不滅的金剛心所收藏著，直到別人來把債要走。人生中的這許多解不開的現象，來到正覺同修會後都被解開了；人生中的所有現象，生命、感情、事業、財富……等，沒有一樣不是無常的，但是這些「無常」的事物卻又被「常」的如來藏所集藏、運作，而形成了你一世又一世，所謂精采的人生、悲哀的人生，乃至是無聊的人生。

後來有線電視台興起了，電視上開始出現了一些法師講解佛法的節目，於是又看了一段時間，又對佛法起了一些興趣；不過最後覺得這些節目還是講不出個結果，越看也就越覺得沒興趣；不過當時有線電視台也開始演布袋

戲，當時實在搞不懂自己爲何會喜歡看布袋戲？後來懂了一些佛法後才知道，原來當時是喜歡布袋戲劇情中的一些武功名稱及人物的名字；這些武功名稱及人物的名字佛法味道都很濃厚，例如菩薩印、六識劍法、隻手之聲、天下無雙、念念如來……等武功，又比如一刀萬殺、一劍萬生、清香白蓮素還眞、織夢師、一線生、千里不留行、藺無雙……等人物；到正覺學法以後才知道禪師們都稱得上是「一刀萬殺」，因爲禪師有辦法殺掉天下人的「我見」，禪師又有活人劍可以使人法身慧命活過來，因此禪師又稱得上是「一劍萬生」；記得戲中的素還眞可以「一體三化」，好像有一次，其中的一個化身還被織夢師用夢幻大法遺留在過去了；眾生的如來藏也都是法身、報身、應身一體三化的，而且眾生的如來藏就是織夢師，眾生的如來藏隨各人的業

力，用夢幻大法，編織出一段段的悲歡離合、一波波的潮起潮落，如同每一世五陰的生生死死、潮起潮落；織夢師如來藏就用這些栩栩如生的夢，將你遺留在人生大夢中。這如同眾生一世一世的五陰栩栩如生，但是畢竟生滅無常，如夢幻泡影一般，一切的業行都這樣化爲業種存在如來藏中；布袋戲中引用許多佛法的說法，因此對我來說特別喜愛，就像這個織夢師的譬喻。佛也說過「**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每個眾生的如來藏也都是天下無雙的。去了禪三，若眞懂得什麼叫作念念如來，看得懂千里不留行的行相，一線生機就出現了，平實導師就會幫你蓋上菩薩印，日後若能轉依如來藏就能「還眞」。

自己在學佛的過程算是運氣很好的，從未逛過道場，

頂多只是書本上換來換去，或遙控器按來按去；後來網路佛法也普及起來了，就改成在網站間換來換去；剛開始常去逛印順的網頁，他很喜歡講一些無常的東西，認爲一切法都是緣起性空，後來發現他居然否定極樂世界，眞是令人驚訝！當時因爲不懂佛法，對他的許多東西也都看不懂，只是覺得很深奧；後來懂了一些佛法後才知道他不只否定極樂，甚至還否定如來藏；佛說有常住不滅的第八識如來藏，他卻說沒有第八識如來藏，後來他的徒弟慈濟證嚴法師在著作中，居然又說意識是不滅的。佛也說過意識是夜夜斷滅，連現代醫學都證明意識是會斷滅的，這兩個人都公然的和 佛祖唱反調。網路上的東西實在非常多，淨空、惟覺、聖嚴……等，什麼都有，甚至還可以找到一大堆的活佛、法王。

自己也有親戚在學密法，有一段時間也對藏傳佛教密宗很有興趣，對密宗有了一些認識後，就發覺密宗怎麼會和佛法差那麼多？整個藏傳佛教密宗的法義和內容，好像就是不斷的吹牛。要求財的，藏傳佛教就用財神法，呼喚鬼神去搬錢財；佛法是叫人捨財修布施，來去除對錢財的貪執；財神法是完全違反佛法的，鬼神去搬來的錢財也是別人的，這是偷竊的行爲，偷竊也違反了佛戒，以後都會有因果要負的。要求愛情，藏傳佛教又會用「懷」法，去博得愛人的歡心；對於冤家，藏傳佛教也有「誅」法，用巫術誅殺冤家；並且藏傳佛教居然還有性愛房中術，還拜雙身佛。密宗好像是無所不能的，密宗爲了要將自己漂白，總是自稱自己是「藏傳佛教」，但是求財、求愛情、偷竊、殺人、性愛……等密宗修行法門，卻完全是和佛法相違背

的。

後來又在網路上找到一些唯識的東西，有《百法明門論、唯識二十頌、唯識三十頌、八識規矩頌……》等等的講解。自己對這些唯識的東西非常的喜歡，第一次覺得佛法怎麼跟科學是一樣的，完全是邏輯的、合理的，也第一次看到第八識、阿賴耶識的名相。但是當時沒有人在解釋「阿賴耶識」，只知道祂是先來後去的第八識，當時的佛法好像是跟「阿賴耶識」無關的；而非常諷刺的是：佛法恰好正是專門在說「阿賴耶識」的，也沒見到有人說「阿賴耶識」就是如來藏。

終於有一天，滑鼠點來點去的，就點到了「蕭平實」

這個關鍵字了，後來發現整個網路上講「阿賴耶識」，講最多的就是「蕭平實」了！所以搜「阿賴耶識」，搜到最後一定會出現「蕭平實」這個關鍵字的；然後又連到《我與無我》、《甘露法雨》、《念佛三昧修學次第》……這幾本書去；當時的感覺就好像找到寶一般，當代那些講得不清不楚，或沒有交代的佛法，可說全部在這些書中被交代完畢，原來佛法是這樣的。於是趕快把書下載儲存，再列印出來，對這些書簡直到了著迷的程度，一看再看的，又畫黑線、又畫紅線，整本書畫得到處都是重點，裡面講的唯識道理更是令人心服口服、五體投地。當時一直以爲念佛只是要求生極樂，看了《念佛三昧修學次第》後，才知道原來「如來藏」就是自性佛，每個人身上都有自性佛可以念，這個自性佛會在你死後再去入胎，這個自性佛會帶著你所造的

業，「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所隨的「身」就是這個「法身」自性佛。《楞嚴經》中說：

憶佛念佛，當來必定見佛。

所見的就是這個自性佛，當你見到了自己的自性佛後，也可以見到別人身上的自性佛；乃至貓、狗、螞蟻、飛鳥、游魚……身上的自性佛，那時可就面見十方諸佛了。

看了一段時間的書後，發現台南也有在開班授課，於是就報名去上課，這算是邁入正覺的第一步；之前就聽過疑情、話頭、參禪、明心見性……這些禪門的名詞，當時一直搞不懂這些名詞，也不知道禪宗的禪和禪定的禪有什麼不同；邁入正覺以後才知道，原來疑情就是在對某種事

物不瞭解時產生了懷疑，這種懷疑的情緒就是疑情；就好像去到停車場後，卻發現自己忘記車子停在哪個位置了，這時候就會對「**車子停在哪裡？**」這件事產生懷疑，因而住在「**車子停在哪裡？**」的疑情中；人要是住在這種懷疑的情境中，會使人感到有壓力，爲了紓解這種因疑情而產生的壓力，就會去尋求答案；在禪門來說，尋求答案就是參禪；直到找出答案，也就是破參，因疑情而產生的壓力才會紓解。因此疑情就是參禪的動力，沒有疑情的人就不會去參禪。而小疑也不會小悟，小疑若疑久了就有可能會變成中疑，然後再變成大疑；大疑時壓力就很大，壓力大時也就會參得很用功。

當代的人大概是沒人知道什麼是公案的，有些人把公

案當成一般的開示，有些人把公案當成心情故事，有些人把公案當成歷史故事……等。以前雖然非常喜歡看公案，但是實在是不知道公案在說什麼？總是和一般人一樣，把公案當成一種意境深遠的故事，一直認爲公案是一種啓示之類的東西；也是直到邁入正覺以後才知道原來公案就是禪，但不是禪定的禪，而是禪宗的禪。禪就是「靜慮」，禪宗的禪就是寂靜的去專心思慮：什麼是如來藏？什麼是實相？禪定的禪則是指四禪八定，必須寂靜的去專心思慮於某一處，也就是制心一處，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思慮的標的物不同，意識心的動與不動也不同，所成就的結果也不同；禪宗的「禪」成就的是明心、見性，「禪定」的禪成就的是四禪八定。因爲公案中所講的就是如來藏，所以必須參公案才能明心見性，而禪宗就是專門在找如來藏的宗

派。事實上，其他的淨土、華嚴、唯識……等宗也是都要找如來藏的，只是找的法門不一樣，但以禪宗的參公案之法是最有效率、最直接的。這就好比說要找一部汽車，只要知道車子的顏色、廠牌、車牌號就夠了；對於電池如何更換，引擎如何安裝，輪胎如何製造……等技術上的東西，是不需要知道那麼詳細的，等找到後再來鑽研即可；重點是車子停放位置的地圖，有了地圖才能找到汽車，地圖才是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對一個學佛的人而言，公案就是地圖，邁入正覺同修會以後才知道原來是這樣；還有其他許多的佛法知見、禪法知見，也都是邁入正覺以後才知道的。

回想這一路的學佛過程，雖然有點彎彎曲曲，不過最

後終究還是邁入正覺同修會了，也在正覺同修會按部就班的學習正法；這一點算是比其他的學佛人都幸運的了，而事實上，這也是自己的自性佛如來藏，根據往世所造的業去運作出來的結果。

# 唐宋禪風今猶在

—吳素枝—

回首自己學佛的歷程，應從祖母說起。我的祖母善良無諍，一生辛勞卻命運多舛——四十多歲喪夫，六十多歲喪媳，接著老年又喪子。祖父是在二次大戰時，行駛貨船經台灣海峽時，被美軍轟沉而葬身海底；我的母親則是在婚後兩年生下我，三個月後即因患急症而撒手人寰；相隔十五年後，我最小的叔叔也英年早逝，留下一個還不會走路的孩子。歷經人生的種種憂患之後，祖母顯得抑鬱寡歡，常常以淚洗面，日後則虔誠信佛念佛，並常到村中的佛寺參加早晚課，晚年還受了菩薩戒。

祖母雖不識字，卻能拿著火柴棒逐字用台語學著誦讀《阿彌陀經》，有些字忘了就會要我教她；可是讀小學的我，只會用國語發音，她還是要我讀讀看，試著喚起一些記憶。我小時候也會隨著祖母去參加法會，有時祖母會發願法會期間要拜多少拜，拜得腰痠背痛了，就會要我一起幫忙拜，以湊足數目，這是祖母爲我種下一顆與佛菩薩結緣的小種籽。

年少階段，因成長環境的原因，早識人間諸苦：生離死別、怨憎會、求不得、種種憂悲苦惱……。曾有國中老師當眾問我：「爲什麼老是心事重重？」當時無心於學業，只覺得世間沒有什麼值得歡喜依戀的事，相較於同齡的青春洋溢，我更顯得沉默寡言，暮氣沉沉。高中畢業後，即

搭船離開出生地，也開始了長期自我追尋、探索的旅程。

高中畢業後，在台北的書局工作過，也到高雄待過加工區；幾年後，落腳台中，就讀大學夜間部，考上了基層的公務員，半工半讀，直至畢業。這段期間，一方面忙著履行人生的階段規劃，一方面仍持續著對「人生所爲何來？」「死後從何而去？」「現世如何安身立命？」等問題的摸索。最早是對基督教的溫馨感到興趣，自己會去買《聖經》、《荒漠甘泉》等書來看，藉以安慰枯萎的心靈；也接觸過基督教的朋友，並上過教堂做禮拜、唱詩歌；渴望平安喜樂，希冀放下無形的枷鎖，放下心頭千斤勞苦重擔。

後來，接觸到杜松柏老師所著的《禪與詩》，同樣被禪

師的「禪苑花錦」所吸引。不知何謂「妙高峰上」，不知何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就只是很喜歡這些禪師和禪詩。

接著參加夜間部小小的佛學社團，認識幾位志同道合的學姊、學妹，期間參訪了一些道場。還曾報名參加過佛學營，有位法師專題演講《妙雲集》，並大力推崇。受到法師的推介，下山後撙節用度，買了多本印順法師的著作；但由於很不容易閱讀，自己又沒有什麼佛學基礎，沒多久也就束之高閣了。漸漸地，因爲當時向道心不強，生死心不切，一直到畢業前對佛法始終都沒有深入的理解，對於「佛法的核心是什麼？」「聲聞道與佛菩提道的差別爲何？」「如何證得佛法大意？」之類的知見也都茫然無所知。

結婚生子之後，定居於台中。雖然人生所夢想追求的階段性目標，也大致達成了，但內心深層仍免不了有隱隱的不安，加上健康也有了一些問題；於是，年輕時對人生的一些疑問，不時地又浮上心頭，內心又開始躁動；所以，陸續又重新上路，展開了另一趟的中年追尋之旅——像無頭蒼蠅一樣，前仆後繼地投入各種能安定身心靈的活動；這一點很感謝公婆的愛護和同修的支持，才能於婚後仍投入個人的心靈進修。這期間學了一些氣功、呼吸練習法、印度斷食法、心靈成長課程；也參加越南一行禪師的一日橘子禪，以及南傳法師的動中禪修習；有一次農曆新年還獨自一人北上，參加一個爲期一週左右的禪七。這樣熱衷於尋求身心安頓之法，想探究生死之謎的心念，持續了多年，一無所獲，始終無法覓得依止處。

在這期間，曾於書局偶然看到一本現代禪的書——《昔日曾爲梅花醉不歸》，其中有一篇李老師接受作家梁寒衣的專訪，談學佛因緣與經驗。因爲當時獨學無友，對佛教界的訊息資源接觸不多，在有限的資訊中，從未聽聞過有修行人談到自參自悟的相關問題，所以頗爲心動；可惜這位老師在台北，心想如果將來有機會，希望能一探究竟。

一九九七年，剛好家中同修的工作地點轉到台北，住家安排在新店山上。不久在一個機緣下，首次接獲一份現代禪月刊《本地風光》，旋即按址尋找到潛修中的現代禪，購回了整套叢書及錄音帶。那時整日遙對青山白雲，有空就讀書，聽聞錄音帶，修行的熱情又重新燃起，冀望有朝一日也能成爲一個「扁擔橫挑不顧人，直入千山萬峰去」

的禪者。約半年後歸依入現代禪，爲了便於親近，並將家搬到教團旁；後因李老師在象山建立修行人社區，我們全家又再度遷至象山山腳下安住下來，暗誓今生將永遠追隨李老師修學。

由於一心想成爲現代的禪者，平素對李老師很敬重，對李老師所講的話都很信受，覺得天下佛法盡在此，從未想過要去閱讀佛經，或再看其他道場的佛學書籍；也從未起一個心念，要上網去搜尋佛教界資訊；只是期勉自己，早日成爲一名具格的弟子，能開始進入作功夫的階段，所以平日努力護持當義工。由於社區建立伊始，同修陸續搬進來，購屋或租屋者，都會有一些整建工程，我就加入打掃清潔工作；也會到辦公室幫忙燒水倒茶，澆花掃地，寄

送書籍。心中認爲求法者，理應如此。

從進現代禪，到李老師往生，共計五年多。由於煩惱粗重，出離心不強，所以一直停留在心性的調整，以及知見的熏習等等，並未進入到作功夫實修的階段。二〇〇三年突然接獲李老師往生噩耗，腦中一片空白，難過得無法自已，一直不能接受李老師已不在的事實。頓失所依，無所適從——既哀痛李老師的往生，也傷心自己今生道業無成，今後將無所依恃。這期間仍遵李老師生前所囑咐，繼續跟隨慧淨法師稱名念佛。二年半期間，機械度日，猶如大石壓胸，憂鬱難解。

二〇〇六年有了轉機，已先行進入正覺講堂修學的王

師姊送我兩本 平實導師的著作：《無相念佛》和《念佛三昧修學次第》。我當晚看書看到二點多，看得很歡喜，還看到捨不得放下去睡覺；尤其看到憶佛拜佛的行門能令學人悟入，對這件事感到很欣羨，原本已對悟道一事心灰意冷，這時似乎又對修行證悟生起了一絲信心。師姊們又陸續轉送其他的結緣書，以及請購《禪淨圓融》《禪—悟前與悟後》等書籍與我結緣，我都讀得很喜悅，並不會如印象中以爲平實導師的文字是艱澀難讀的。

由於張志成師兄的明智抉擇，加上我在讀了半個月的書後，也從字裡行間感受到 平實導師的智慧深利，慈悲老婆，應是有證量者；於是與家中同修亦決定前往正覺同修會上課。爲了不忘失當年學佛的初衷，爲了探求「何爲世

尊出世的一大事因緣？」也爲一嚐古來眞悟禪家共飲的「無生茶」是何滋味，毅然邁入了正覺講堂，向 平實導師求法。

正覺同修會上承 世尊法教，中紹唐宋禪風，是融古會今的大乘菩薩道場。平實導師因不忍見到正法衰微，不忍眾生受誤導，不畏強勢，敢於強捋虎鬚，出手拈提古今顯密大師的落處；依於所證悟的智慧，出世弘法，教導大眾解脫道與佛菩提道次第的正知正見，所開示的法義，皆契合三藏十二部經典。

平實導師素來重視培養學人發起菩薩種性，期能成爲大乘法器，不許有聲聞自了漢的心態。平實導師身體力行，一日之中除了睡眠、用餐、運動以外，其他時間盡在說法、

寫作，護法度眾不輟；座下親教師，各個都是法門龍象，除了繼續跟隨 平實導師進修種智外，亦勇於擔荷執事，自律嚴謹，無有私心，任教授課，盡心呵護學子道業；諸弟子眾，也都起而效尤，形成古今少有之門庭宗風。

正覺學員不乏天資聰穎，向道心強烈者；但也有從剛入門都無定慧的基礎，經過親教師二年半禪淨班的教導，以及轉入進階班後的用功修持，不斷努力培植福德，伏除性障，也有機會於參加精進禪三中，透過 平實導師引導，而破參明心，悟入實相。在 平實導師的指示相助下，二十年來，正覺現在已有四百多位明心證悟的菩薩；之前進入正覺修學的前現代禪同修亦已有多人因緣成熟，而在平實導師的幫助下明心，這足以證實大乘佛法的證悟是可能的。

慶喜唐宋禪風今猶在，了義正法直至現今仍然不絕如縷的流傳於世間。祝禱正法永續不斷，燈燈相傳無盡，饒益一切有情；也祈願眾多學子，莫忘初衷，速覓明眼善知識作爲依止，以期他日亦能實證佛法，親見本來。

# 我的學佛路

—正占—

## 一、眞情重播

驀然回首，時光已悄悄流逝；現值中年，已是虛度了好多光陰。我生在一個還算富裕的家庭。兒時的記憶漸漸淡忘，但是被家人流傳的笑話依然存在；家人常說我剛會說話時，家裏過年殺豬，我站在窗臺邊哭著喊：「爸爸呀，媽媽呀，爺爺呀，奶奶呀，豬啊，豬啊！」因爲不會說太多的話，只能這麼傷心祈求……。還有就是拿著自己好吃的零食分給小朋友，每次看著他們開心的吃著，我都非常的高興。另外我從小就不喜歡吃蔥、蒜、牛羊肉還有那些

海鮮，甚至是那些特殊味道的菜，如香菜、芹菜、同花菜等，家裏人說我特性。現在看來這些還眞的是往世所延續下來的「特性」。我記不起小時候是從何時起開始喜歡 觀世音菩薩，那時只是覺得 觀世音菩薩是那麼的神秘、偉大，祂能救度世間的一切苦厄，祂是我心中的偶像。隨著年齡的增長，其實我並沒有眞正瞭解菩薩的含義，只是覺得它是一種善法;然而我做的許多事情,在別人眼中看來就是一個字——傻！讓我很多時候覺得茫然，不知如何取捨。

## 二、迷途知返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雙重性格的人，喜歡靜，也喜歡動；我可以靜守著一本書看到完，也喜歡跑上體育場打球，登

上山頂吶喊，跳下河中游泳。循同常規畢業後，工作、結婚、生子，這時生活的習性隨著周圍的環境在變；爲了適應家人的生活，我開始試著吃蔥、蒜、芹菜等。很多自己覺得做得對的事情，卻經常受到別人的埋怨——總說我傻，可是我覺得說我的人一點都沒有謙讓、容忍，沒有捨己爲人的同情心。我甚至和家人研究，我眞的應該學惡一點，來對付那些所謂的惡人；這時我眞的體驗到習性難改，學著費勁。

記得是二○○一年時，發生了一件奇異的事情，使我飽受艱辛，同時也獲得了意外的收穫。那年我們買了一處房子，打算開一個小超市，丈夫認識一個同事是「大仙」，便

請來看房子；「大仙」又說他有佛緣，同時讓請觀音、請財神；自此他開始迷戀仙道，尋求所謂的佛法，一有時間就同「大仙」吃飯、喝酒、看事、上廟。我只是憑著直覺不喜歡那個「大仙」，不喜歡那些看事索財，不信他那麼神通廣大。那時我眞的想過：你能「出馬」，我也能「成仙」。這些陰性眾生，他是有小五通的；他們看出你喜歡，眞的就找上門來了。丈夫有一次從老家回來後，開始出現一些奇異的現象，於是又去找了「大仙」；一個不信又找一個，可想而知最後終於逃不出請「大仙」的結果。

丈夫迷戀、羨慕仙家的神通，那時兒子才六歲，就會經常有奇怪的現象，他能看見道教的神、玉帝、王母、太

上老君等……好多。還有，剛上幼稚園的他，有很長一段時間能看到教他寫字，寫的字好像是古印度的梵文字，很複雜；兒子剛會寫字，他像描畫一樣寫下，並在旁邊譯成漢文，還能看到一些人的身邊有陰性眾生；我們常帶著懷疑和好奇問他一些事情，他都很神奇的能看到，伴隨而來的是我們全家人身體和精神上的折磨，每個「大仙」都說我必須請「仙」出馬看事。當時我雖然好奇，也親身經歷了，但總是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喜歡；但是爲了家，我的丈夫和兒子，我接受了這個擔子。我每天虔誠的上香、拜佛，恭敬每一位；我能看到的、體驗到的都嘗試過了，沒有人教過我，我也找不到心中的師，我始終覺得不好、不究竟；直接體驗到爲人擔業，從此我拒絕給人「看事」。因此我也

從中經歷了喜怒哀樂，眞是飽受折磨；但是相對來比，我很幸運，我認爲這些眾生還很善；在此期間丈夫陪我尋找一切可能解決的辦法，尋找名師，然而一切都成爲泡影。我想應該感謝佛菩薩的加持吧！讓我終於找到了對付他們的絕招——死不開口！陰性眾生再有神通，也得借助我的身口意……。

時光飛逝，兩年過去了，我們竟然如此的信佛！然而丈夫也一直在找好的、高的佛法。他拿回了好多結緣書、碟，可是沒有我感興趣的；好多講善法、講因果的書，我認爲本來就是這樣的；人本來就應該這樣做，這還要學嗎？二〇〇三年下半年，丈夫找到了一本《無相念佛》，開始每

天按照此書專心拜佛。不久，有位學佛人到我家講了好多佛法，還有無相念佛。當晚我按照他的講法試著拜下去，感觸甚深。從此我開始看《無相念佛》，後來又有《禪——悟前與悟後》感到寫得眞好，應該是我值得去深究與探討的東西。在此眞心的感謝 平實導師和當時講法的大善知識。

奇遇仙緣，讓我經歷了一次難得的親身體驗，想起來眞爲那些迷途未返的人擔心；如今有多少人一頭栽進去，再也無法自拔！因爲他們貪圖感應，貪圖錢財，貪圖名譽；殊不知幾年的貪圖，換來的卻是將來可怖的惡果！假使你是大善之人，能有升天機會，但卻不曉得天福享盡以後還會下墮三惡道受報；與鬼神相通的人，將來不免墮入鬼神

道。有人認爲，爲人「看事」就是幫助他們離苦得樂，其實那是不知道眞正離苦得樂的方法——佛法！鬼神的小通，他通達不了解脫生死，通達不了究竟成佛；雖然很多「出馬」的人都勸人學佛，但是他自己就是一個外道！他如何度那些受苦的人脫離苦海？好多人想在世間求樂，但是卻偏偏造做的是苦因，乃至親自把自己送進了地獄卻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眞心希望那些迷信於表相佛法的人能早日接觸、信受、修學眞正的佛法，我要好好感謝佛菩薩加持，感謝大善知識指導，讓我們一家人踏上了眞正的學佛之路。

## 三、邁向正覺

剛接觸到正法時，我只是一時的喜悅，開始修習無相

拜佛、憶佛，看《禪——悟前與悟後》，但是對於裏面好多法義我都似懂非懂；那時只是眞心的喜歡，覺得它值得深究，能夠快速成就自己。那時對佛法沒有眞正的認知，上香、拜佛、打坐、參禪、廟宇、塔寺、佛經、咒語，只知道這些表相，摸不清門路。

隨著時日的增長，我接觸到的正法佛友越來越多；在他們的指導下，以及對 平實導師法寶的熏習，我開始有了正確的佛法知見，並逐漸清晰了知學佛的路徑。佛在《央掘魔羅經》中開示：

我說道者，說何等道？道有二種：謂聲聞道及菩薩道。彼聲聞道者，謂八聖道；菩薩道者，謂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

因此想要眞實修證佛法的學人，對於解脫道與佛菩提道的修證內涵，應該有詳實的了知：解脫道的修證是斷除我見及我執，在聲聞法中就是斷初果至四果所斷的煩惱。初果所斷的煩惱爲三縛結，即是我見、疑見、戒禁取見；二果所斷煩惱爲減低欲界煩惱之貪著，令貪瞋癡淡薄，名爲薄貪瞋癡；三果所斷煩惱爲五下分結，即是欲貪、瞋恚、我見、戒禁取見、疑見；四果所斷煩惱爲五上分結，即是色界貪、無色界貪、掉舉、慢、無明。

佛菩提道是修證法界實相的智慧，有五十二個階位；始由六度萬行的熏習，於外門廣行六度萬行；然後觀行蘊處界的虛妄不實，經由四加行斷除我見，雙印能取所取皆

空，於福德、定力、慧力、正知見、無慢這五個條件具足時，進而明心開悟證得第八識如來藏，明瞭一切有情本具的實相心，通達般若總相智；進修般若別相智——閱讀般若系諸經，通達般若之別相智。復又進斷異生性，發起金剛心，進修種智——第三轉法輪諸唯識系經義，修證道種智；次第進修十地之十度行，漸次邁向佛地。此是佛菩提道，以修證自心第八識如來藏爲根本，再次第漸修，地地轉進，是名佛菩提道。

而其實佛菩提道亦是函蓋了二乘的解脫道，雖說佛法廣有八萬四千法門但是最後都歸入大乘佛菩提道，因爲萬法不離眞心、第八識阿賴耶識、如來藏。解脫道是二乘人

不想再受生死輪迴，而斷我見與我執煩惱證得解脫果，出離三界生死輪迴，取證無餘涅槃。回想自己的人生之苦，看見天下蒼生之苦，我發四宏誓願，決心走佛菩提路！我認爲只有佛法才能眞正的幫助眾生脫離苦海，只有佛法才能眞正的利他利己。

幾年來首先應該懺悔，自己沒有精進努力，始終徘徊在外門的六度萬行當中。我想是因爲福德資糧欠缺的緣故在這條路上自己時而懈怠，時而精進。精進時，法喜充滿，看書又快又明白；還能堅持每天拜佛，白天工作時憶佛念也特別清晰，這個憶佛念剛開始是時常提起的，時間久了我可以用它覆蓋妄念；它可以隨著舞曲跳動，也可隨著音

樂飄揚。記得有一次總想著一件不高興的事，我便用憶佛念取代它，意念一轉，意識心先說服意根，然後喜悅的提起憶佛念；被意根認可後，一時間念如泉湧，還泛著浪花；一連幾日即使我在高度用腦算帳時，憶佛念也依然清晰。當然這是精進時，與大家分享；若是懈怠時，那就什麼書啊、念啊，都不知哪裡去了。但是眞正的精進是我們心心念念安住於法上，所以修學佛法並不是看我們一下子跳多高，而是看我們究竟能夠走多遠。

好多人說：我也信佛、學佛、想成佛。那麼信就要從迷信、仰信、解信做到證信。如果想成佛，就得明見成佛的五十二個階位；如果想入地，那就必須了知入地的三個

條件：修學一切種智，修集入地所需的大福德，努力修除自己的性障。如果想明心見性，應斷我見，熏習佛法的正知見，具備定力功夫，修集福德資糧；還有性障煩惱要輕微，慧力要夠。佛陀智慧給我們留下方法，大善知識慈悲在前面給我們指路，我們只要如實的去做，分解目標，制定計劃，堅持到底，就一定會福慧增長、道業增上。

學會分解目標是一個好辦法，一個有遠大目標的人應該學會這門學問；不善於把遠大的目標落實到每一個細節，可能我們就無法抵達遠方。記得有一位叫伯森漢姆的人，他是一個懼高症患者，一九八三年卻創造了金氏世界紀錄，徒手攀援四百米高的紐約帝國大廈。他的祖母爲了道

賀，徒步從十萬多米外的家中趕到紐約，此舉又創造了老人徒步百公里的紀錄。採訪時老人說：「當時我只想走好下一步！」一般來說，志向越遠大，我們將要遇到的困難越多；這個時期我們眼下若只盯著那可怕的難處，不少人可能就喪失了進取的信心；相反，我們定好計畫，把勇氣凝聚在下一步，堅持到底，我們就必定能一步一個腳印直至成功。自己的惰性，浪費的光陰，我們能否從中有所啓發？幾年來進進退退，總是覺得自己前進的速度太慢；每當看見身邊那些受著苦厄折磨的人，我的心中一顫，又會激起我道業上的精進，因爲我想自度度他，利他利己。

自從二〇〇八年十一月開始，我參加了共修小組，在這

期間，我又熏習到很多正知見，對佛法的基礎知見又認清了一步。

首先了知十八界有六根、六塵、六識。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塵）；六識（眼、耳、鼻、舌、身、意識）。

五蘊的內容有色、受、想、行、識蘊。色蘊十個法（眼、耳、鼻、舌、身五根；色、聲、香、味、觸五塵）；識蘊（前六識，由意根與法塵相觸爲緣，藉人間有色根「未壞或未羸劣」的五色根爲緣，才能使此識蘊在人間生起及運行）；受蘊（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想蘊（見聞覺知中的了知性，想亦是知，想蘊之了別性由色蘊、識蘊、受蘊之觸心所法具足以後才能有了知性之想）；行蘊（身

根之種種行爲，表色及無表色都是行蘊，識蘊之種種心行也是行蘊）。

十二處是六根和六塵。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塵）。

八識心王爲：眼、耳、鼻、舌、身、意識，七識末那識，八識阿賴耶識。眼識見色，耳識聞聲，鼻識嗅香，舌識嚐味，身識覺觸，意識知法，意識在六塵中起見聞覺知境界，在定境法塵中起定中境界，都是第三能變識境界。意識與五十一心所法相應：五別境（欲、勝解、念、定、慧）；五遍行（觸、作意、受、想、思）；十一善；六根本煩惱；二十隨煩惱；十一色法。意識心的現起有三步，第一步爲率爾初心，第二步爲尋求心，第三步爲決定心。意識於五無心

位（昏迷悶絕、睡眠無夢、無想定、滅盡定、正死位）消失而不現。意識是生滅法，如果把意識心當作眞我，這種錯誤的見解就是我見。

意根又稱末那識，祂恒與我貪、我見、我癡、我慢相應，意根無始劫來恒審思量、時時作主、處處作主、與無明業力相應、具有遍計執性。末那從無始劫來於五位中（睡眠、悶絕、正死位、滅盡定、無想定）都不斷滅，所以說恒；祂在滅盡定時少分消失，入無餘涅槃時永滅無餘。意根只能與慧心所少分相應，了別慧極劣，亦能於五塵上所顯之法塵中，只作法塵上有無大變動之了別；祂執取意識的有漏有爲法和如來藏的無漏有爲法功德據爲己有，祂貪意識的

自性，也貪意識相應的種種法，因此造種種業行而導致自己因業受報，自己主動的不斷地投胎受生，眾生因此輪迴生死永無休止。意根是眾生輪迴三界生死的根本。意根爲第二能變識，意根恒與相分相應無有中斷時，白日醒時恒藉內相分而與外相分相應，眠時夢中具與外、內相分相應，眠熟無夢時則藉內相分與外相分相應。

阿賴耶識即是眞心，是一切有情之根源，阿賴耶識名爲第一能變識。《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講：

賴耶爲依止，諸識從彼生，能起漏無漏；如海遇風緣，起種種波浪，現前作用轉，無有間斷時。

阿賴耶識是常住法。阿賴耶識即如來藏，皆本自在，非因他生，不從緣生，其體永不壞滅。所以祂不生不滅。如來藏是非斷非常，因爲祂不生不滅所以叫非斷；任何大力也滅不了一個心眞如，所以說非斷；心眞如常住，含藏無量無數可以轉易的法種，所以說非常。如來藏是不垢不淨，因爲祂不會攀援六塵萬法也永遠不會厭倦六塵萬法，心眞如不在六塵中做分別與取捨，不會造作世間染汙的事情，永遠都是清淨的所以不垢；然而祂在因地時又含藏染污的種子因此說祂不淨。如來藏是非有非無，因爲這個心不是物質的，不屬三界有含攝，而是出生三界有之最終心；如果祂是有所攝，必定會壞滅，因爲非有所以不壞；但是心眞如是可以領受、體驗的，又不是三界所含攝的有，所

以又是非無。如來藏是非一非異，所有有情都有這樣一個心，體性都一樣，所以非異；每個有情都有一個眞如並不是共有一個所以非一，眞如能出生現象界——蘊處界，一個是能生，一個是所生，所以非一非異。阿賴耶識遍一切時，遍一切處，遍一切地，遍一切界。因此我們都記得：「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

這一年多來我努力的學習基礎知見，有時也思惟觀察，例如當我看見一個蘋果時，眼浮塵根攝外色塵蘋果相，由如來藏變現相似內相分色塵境——蘋果，由眼勝義根（在腦部）觸內相分色塵相生起眼識，眼識了別表色紅、綠等；同時由意根觸內相分法塵生起意識，了別大小、方圓、名

稱等；看見蘋果便起了欲望想吃，這是意識的欲心所；有人欺瞞說這不是蘋果，是香蕉！你心得決定，它就是蘋果，這就是意識的勝解心所；你還沒吃蘋果，就知它甜甜的，這是你回憶憶念的，這就是意識的念心所；還有定心所就是能制心一處；慧心所是即使離語言文字也能了別之心所法。通過自己對遇到的每一件事情的仔細觀察，對應佛法精神，了知對錯，便能修除自己的煩惱習氣。

如此降伏煩惱習氣、修集福德、智慧不斷出生，攜手有緣佛子，我們共同邁向究竟正覺路！

正占合十

# 附錄：我與同修特別的 4-25 因緣（上篇）

—正輝—

朋友啊！你還在四處奔波嗎？為著家庭、為著事業，就像著蠟燭雙頭燒。

你曾怨歎，我這一生為啥歹命，早上日頭還未光就出門打拚，交際應酬為業績，茫茫深更未回厝，想要永遠比需要卡多。

朋友啊！人生海海，你咁知道，你要去何處？忙碌的身體裏有一個不為所動的心，還有一個穿越時空、今生來世跟著你到處忙碌又啞巴的心！你咁認識麼？

人生短短，黑白無常天天來報到，記得疼惜咱自己，4-25 相招大家作夥來高雄巨蛋，瞭解人生大代誌，給自己在不安定的時代裏帶來新希望！

這是佛教正覺教育基金會爲【穿越時空：超意識——4/25 高雄演講】所做的宣傳語，雖然現在 平實導師於高雄巨蛋的這場歷時五個多小時劃時代的闡述早已落下帷幕，而末學亦因爲福德因緣不夠，沒能親歷現場恭聞，但是這件事情對於我的觸動卻是久久不曾停息……。

其實早在一月二十六日，末學就在《邁向正覺論壇》看到了吉祥菩薩貼文介紹 425 活動緣起以及相關的活動介紹，此間在網路上亦有很多師兄計畫著要去，但那時我並沒有

生起也要去的動機；因爲我覺得以我目前的經濟狀況不太現實，所以儘管有師兄一再相邀同往，我都拒絕了，而我們正覺學社的其他師兄，也都因爲出自不同的考慮而無人決定要去。

時光悄悄流逝……大概在三月十日這一天的下午，通山的正泉師兄忽然給我發來一則消息，說是經過大陸同修的祈請，會裏已經同意改變原來 425 的安排，平實導師會在四月二十七日下午爲大家親傳菩薩戒！與此同時，我們學社的正心師兄也將這個好消息帶給了大家，並相邀希望同往受戒。對於受菩薩戒，本來我們學社師兄是計畫在學完《優婆塞戒經講記》以後，再對《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戒

等戒相有進一步的瞭解，才會考慮看看怎麼樣去受戒的；現在忽然將此計畫提前了半年左右，我眞的有些措手不及；但考慮到這次因緣之殊勝，而且也尙有五十餘天的時間來準備，精進一些是應該可以準備好的；於是將此想法與我家同修溝通，沒想到同修百般不同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三月十八日晚再次溝通無效後，我沖她發了很大的脾氣。當時我的心情無比複雜（寫到這裏，禁不住鼻子發酸……含淚續寫）我跪在客廳中佛菩薩像前，將菩薩戒本用嗚咽的聲音邊哭邊誦，驚得孩子跑出自己房間，爲不知爸爸媽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不知所措；誦戒幾次，都因爲我的泣不成聲而暫時中斷。同修可憐我，對我說：「你若實在想去，我也不攔你，但是我眞的不支持你去！現在這個決定權給你，你

自己看著辦吧，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再攔著你！」我回答：「我必須去！明天早上我就坐火車到瀋陽去辦護照（我戶口在瀋陽）。」

第二天，因爲要趕火車，我很早就起來，並再次與同修溝通看她的意見，同修還是那個態度：「不支持，但是也不攔，自己決定。」說實話，現在同修雖然不攔著我了，可我辦護照得需要錢啊？不怕大家笑話，雖然僅需三百多塊錢，可當時她手裏僅有生活所需的一點點錢，還不知道是否能夠挺到我開工資，所以我也不敢開口向她要。於是我將由我管理的公款挪出四百元來，想等我開工資再補上，這樣我匆匆離家向火車站奔去。可是一路上我一直在做心

理鬥爭：想著雖然她不攔我，但我這樣是不是太自私了？平實導師曾在《戒經講記》開示過：出家是大丈夫事，不該弄得家屬哭哭啼啼的！受戒也要先徵得眷屬的同意才好！於是幾次想掉頭往回走，可是我眞的捨不得這個機會啊！學 導師的法有八年了，可是我連 平實導師長什麼樣子都還沒有看到過啊！這次去了不但會見到 平實導師，而且會聽到他老人家足足五個鐘頭的演講，而且還有得到上品的菩薩戒，而且……。所以我一定要去見 平實導師！我一定要受菩薩戒！（寫到這裏，眼淚不禁再次奪眶而出……我這樣的心情您能夠理解嗎？）於是我繼續往車站走，猶猶豫豫的排隊買完了票。在等待檢票的過程中，我想把我現在的複雜想法與正心師兄溝通，看看他是什麼意見；可是因爲太早，

師兄手機沒有開。沒有辦法，依賴不成，我也只能自己決斷了；經過反覆的思考，最後終於說服我自己還是放棄這個機會；因爲我想到，受菩薩戒的目的是爲了利益眾生，可是現在我卻是與自己因緣最近的同修法眷在結惡緣啊！而我這次挪用了公款又在犯盜！這根本就是違背了菩薩戒的精神，我這樣不配做菩薩戒子。而且現在我家同修不同意我去的理由，只是因爲我們暫時沒錢；若是以後條件允許，那是沒問題的。而我自身是否因爲做得不好，沒有感戒之德，或是前世也曾障礙過她，所以才會這樣？若因爲我的自私而導致她退心，不再修學佛法，那我的過失可眞太大了。

既然決定不去了，那我就得上班了（我想上車以後再向單位請假的，現在不用了），心不在焉的在單位呆沒多久，心中掛念正安、正蓮等幾位師兄今天辦護照不知順利否；於是電話溝通，得知大家正在辦理中；這下我又坐不住了，於是跑出來與師兄們匯合看看是怎樣的一個過程；因爲假使我家同修同意，那麼在三月二十二日（週一）我去辦護照，還能有最後的一次機會！正與師兄們說我爲何不去的原因時，哥哥打來電話，（我哥也是修學正法）問我是不是與我家同修因爲去臺灣的事情鬧矛盾了，因爲我同修將我的所作所爲以及她的想法發資訊告訴我哥；哥哥感覺事態嚴重，故而過問一下，並將我同修給他發的資訊轉發過來給我看，勸我這次還是放棄吧！看過資訊後我再次堅定這次一

定不去了，我要好好呵護我的同修菩薩，並打電話告知她我根本沒去瀋陽，是正常上班去了，現在正與師兄們在一起。

記得俗語有一句話說：「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因爲當天晚上是我們每週共修的時間，所以我同修下午就回來的比較早，不免又談起這次的事情；沒想到我同修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她說她想明白了，不再障礙我，我可以輕鬆的去，而且開始計算到底實際需要多少費用的事情。我說：「我們兩個可以一塊去，或者妳去，我不去了，我眞心支持妳去，我也是想通了的。」但是她說她這次一定不會去的，因爲她覺得我才是最應該去的。如來藏的功德眞是不可思議！

共修結束後，與師兄們談論起我們整個的事態經過，以及現在的決定與想法，大多數師兄都建議我放棄這個機會，因爲感覺我同修的轉變並不是心得決定支持我去的，建議我最好是下一次再去，這次讓她去；不然就二個人都去，以免障道。

這樣事隔一天，在三月二十一日正心師兄打電話與我溝通，問我與同修現在都是什麼態度，我說還是上次的決定，是我去，她不去。師兄說他建議我們兩個都去，不然就是我同修去；她若是不去，建議我這次也不要去了；因爲我和我家同修都是發願在此娑婆世界行菩薩道的，如果這次的矛盾不處理好，那未來世再相遇時，如何攜手共同

護持正法呢？既對同修兩人都是遮障，也有違菩薩戒的實質精神，尤其我倆還是共同信受修學大乘了義法的同修菩薩眷屬。師兄又說：一會兒跟我家同修再溝通一下，如果我家同修還是堅持不去，那他就幫我做決定不要去了，問我答不答應？我考慮再三，最終還是含著淚同意了師兄的意見。等師兄將與我同修溝通後的情況與我轉達，並告訴我已經為我做了不去的決定時，那種感覺眞的不好受啊！（正輝案：其實我同修當時是說同意我去的，是師兄觀察她的意根心裏眞實想法並未眞正想通，只是勉強隨順強迫自己而已，所以師兄忍痛作此決定，而他的痛心程度其實並不亞於我自己沒去上啊！因為在此之前他是一直都盼望我們能夠同行啊！）於此末學由衷感激正心師兄代我所作的決定，並當眾懺悔我往昔及今生對我家

同修於身口意行所造的傷害之事，自責其心，永不復作！亦當眾發露懺悔末學往昔及今生有故犯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酤酒、說四眾過、自讚毀他、故慳、故瞋、謗三寶之菩薩十重戒，自責其心，永不復作！願以此懺悔功德迴向給此次與末學一樣未能去受菩薩戒的家中同修與大陸一切同修，願大家在明年，乃至因緣成熟時能夠如願去受戒，皆得上品妙戒！

事實已成定局，正明師兄開導我說，我們這些去不了的師兄，應該懺悔自己往昔一定有做了不如法的事情，所以才遭此果報；並建議大家每天都懺悔和誦菩薩戒本，爭取能夠先感得下品戒。後來我與同修先商量好以後，又與

我「正覺學社」無緣同去的師兄們溝通，大家在 平實導師傳戒的時間，在我家於佛前自誓受戒；師兄們表示同意，這樣大家便各自開始準備。而我與我家同修也開始每天持大悲咒懺悔，並誦菩薩戒本；並且兩人歡喜約定，爭取兩人明年 平實導師傳戒時，能夠同去受此無比殊勝的上品菩薩戒，永爲菩薩道侶，互相提攜勸進，共同修學護持正法大城，令正法久住無憂！

經過這次的事情，對我和我同修的觸動都是非常之深，我能夠明顯感覺我同修已經在積極轉變之中，在驚喜的同時亦令我不得不再一次公開懺悔以前是太看輕了身邊的這位菩薩；末學自責其心，永不復作！並感謝佛菩薩加持，雖然

最終我們只得感戒之善，但其實我們是撿到了一個大大的便宜！因爲我們已經開始在用菩薩戒的精神實質來要求自己，用行動來莊嚴未來不久即將求受的勝妙千佛大戒！

菩薩於一切事之用心，理當惡事自向己，好事與他人；況乎攜手多年的同修眷屬，怎能忍心令她煩惱而獨自去求戒呢？又如何與這殊勝的上品菩薩戒的精神相符合呢？我如何去面見悲增菩薩的 導師慈父呢？這個經歷讓我對於自己又有了一次菩薩戒精神實質的、全新的洗禮，這種洗禮是從裏到外的，不是表面的那一種；我自己能夠明顯感受得到，我的精進心與菩薩性被激發了起來；這眞是太不可思議了，現在的心境與以前簡直是判若二人，不由讓我

想起那一句：「還是舊時人，不是舊行履」，雖未同行，實已成就 425 之行也！

於此末學再次發願：弟子正輝發願盡未來際護持、弘揚大乘宗門了義正法。值此末法之際，弟子正輝發願世世以男子之身受生於人間不食肉的正法家庭，於摧邪顯正事業行之不倦，與諸同願同行諸同修菩薩共荷四擔，護持至月光菩薩出世，待燃盡 世尊最後一滴法蠟後，與月光菩薩眾等一起求生極樂世界。我願生生世世護持此願，祈求諸佛菩薩慈悲冥祐弟子圓滿此願。

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

南無 觀世音菩薩

南無 平實菩薩摩訶薩

南無正覺海會諸菩薩

**正輝**合十

# 我與同修特別的 4－25 因緣（下篇）

## ——自誓受戒的因緣

—正占—

正覺同修會在 425 這一天舉辦了一場空前絕後的盛妙法會，這在每位原正法弟子的心中都會產生共鳴——要是親歷現場該多好啊！這次不但能親自聆聽 平實導師長達五個小時【穿越時空——超意識】高雄演講，還可以聽到 平實導師宣講《妙法蓮華經》，親受上品菩薩戒，還有聆聽到親教師的進階班課程……這一系列的殊勝、莊嚴、功德無量的法會，想必會令眞正的學佛人垂涎三尺！藉此因緣，也引發了各式令人喜悅、羨慕或辛酸的故事……。

在此略說一下我們家的生活與佛法吧！佛化家庭，三口之家，孩子雖小卻也善根醇厚，七歲左右就可以誦持〈大悲咒〉，這個不多說。於今僅述說我和丈夫（以下用同修爲代稱）此次對於臺灣之行的取捨經歷：

這場盛會在臺灣舉行，我知道大陸有好多學佛人會親臨現場，剛開始同修以自己對於此次之行的想法，向遠在黑龍江的師姊和我親訴：她說考慮到自己目前的經濟狀況不太好，家裏又有債務，此去必須還得借錢才會成辦，所以就決定不去了；我也同意，因爲這也是我的想法。然而沒過幾天事情變了——她在各位佛友的勸說和相比較之下也開始動心：畢竟是親聆 平實導師，而且這樣的公開演講今生僅有一次機會（因爲會裏菩薩說這是平實導師最後一次大型演

講），又可以受上品的菩薩戒；同時還有很多師兄也是同樣家中經濟狀況不好，但他們是決定借錢而往；而且我們這裏還有發心幫忙墊付費用的師兄，只要人去就行，一切費用有他們來解決！這樣的發大心，眞令人讚歎並隨喜功德。多麼殊勝的一次機遇啊！人人見而心動，很多佛友都是披荊斬棘不顧一切前行。看到以上事實，我家同修也淡薄了當初的思考，並與我商討：「**我們也去吧，最好是我倆同去；實在不行，去一個也行。**」我開始心動，接著靜心細想，然後心煩……最後心安了。我經過了各方面的深思熟慮以後，痛下決心決定我不會去，而且也不贊同他去。這時他開始軟硬兼施，他剛開始勸導我，我給他講不贊同的理由。我家同修看我不聽勸導，開始怒氣衝天，他說：「借

錢不用你還，也不用我的工資還，我自己解決，不用你負擔。」聽到這一句話，我當時也起了煩惱：「那除非我們不是一家人，你就死了這條心吧！」同修見我態度如此堅決也特別難過，因爲我家同修是早已計畫隨同其他師兄一起去受菩薩戒的，現在終於有了受戒的因緣，卻不能夠同行，所以倍感焦急。

我堅持不去的理由，主要是考慮到家庭的經濟狀況：我家因他母親重病借的債務還沒有還完，現有的經濟來源是他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資，我因爲幫弟弟建廠，正在創業階段，根本分文工資沒拿，並且每月還要搭上一些路費去照顧工廠。孩子上初中一年，各種學習的費用在不斷地增

加，借錢不知到何時能夠償還完；如果這次去臺灣，每個人得借一萬元，就算錢有師兄可以借用，首先你考慮到了嗎？照我們現有的經濟來源，一萬元何時才能還給人家？我自己以爲，我們拿著不知何時才能還上的錢去爲自己參加法會，求受上品戒，這樣做事不太好。如果眞心想受菩薩戒，可以稍晚些，能耽誤你在正法修學上的步伐嗎？

假使換一種思考：如果你是一個明心開悟的菩薩，大家的希望都寄託在你的身上，更多的眾生都需要你來攝受，並且你本人一直在想受菩薩戒，如果這樣你就必須的，無論是借錢還是貸款，都應該排除萬難去受這個菩薩戒！還有，若你是出家師，能了去凡塵，一心求佛菩提道或者

是解脫道，以後能不爲瑣事所煩，一心專注於法，一心弘法度眾，這樣的人也是必須要去的！還有是有福報而沒有障礙的求法者；還有生活不差錢的人，即使他是爲了散心，能走入這樣的道場中，聽一次《妙法蓮華經》的演講，也是種下了善因。更何況《楞嚴經》明示：「攝心爲戒」。我覺得我們不可以用借來的錢去求得自己的私欲，即使是有人爲了免除我們的困境，提供錢財的幫助，且日後有就還，沒有就不用還，那也不可以；因爲那樣我們是爲了自己的私欲，把自己下輩子的債都欠下了；這種人說好聽的是道心堅固，說不好聽的就是自私、無智！

還有，假使爲了求戒，我對同修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寫在紙上：

1、對照自己瞭解菩薩戒嗎？

2、受戒對自己有什麼利弊？

3、自己評價一下能做到幾分？

4、對此行臺灣，是報以什麼樣的心態（迫切、隨意、必須、攀比）？

5、考慮自身的經濟狀況和工作時間了嗎？

6、有沒有捨己心，先爲別人著想？

7、預計自己去後，對自己的修證及各方面有什麼質的改變？

8、家人是否同意？

一連串的問題，同修看了一下，但未說話；然後在書架上拿起菩薩戒本，跪在佛菩薩像前，開始誦讀，他邊誦邊痛哭流涕。我聽見難免心酸，同時生起了憐憫心，我心軟了，我猶豫著；然而我聽出他的哭聲中摻雜著那麼多因緣，《菩薩戒經》第一條就有：「慈心不殺，有孝順心。」可是父母爲我們已快燃盡了一生，無怨無悔，我們爲他老人家所做的也只是微微了了，哪裡夠得上孝順？想起往昔因無知所殺害的眾生，我們如何稱得上慈心？每一個莊嚴的戒條都會刺痛我們慚愧的心。淚水交織在慚愧、委屈與不順中，聽到了這些，我定了定心神，又想了一下利弊，決心自己不去，但是給同修一次自己選擇的權利吧！可我心中一直還是不贊同，做出這樣的決定，我何嘗不心痛？

一連幾日淚如雨下，我不知我這樣的決定到底是對還是錯，我也在佛菩薩像前跪求：如果我沒錯，請加持我；如果我錯了，希望同修能如願前往。我何嘗不希望他好？在佛菩提路上快速前進！

一連幾日的探討，師兄們在我倆的爭論上也費了不少的心思，正心師兄瞭解情況後又加以分別開導、勸說；最後我家同修決定不去了，放棄這次機會。（在此，我爲此事傷及同修和使各位師兄傷心之處，做公開懺悔，自責其心，永不復作。）之後我們又做了探討，假如我們一身的債務，整日爲生活奔波，如何用心在法上？如何利他利己？我們身邊的眷屬在看我們，我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是他們關注的。對於

上品菩薩戒，我們只是晚些再受，我們先把戒相、戒行裝進心中，那我們還怕將來沒有機會受上品戒嗎？

感謝佛菩薩加持，我們這個痛心的抉擇並沒有使我倆的意志消沉下去；它是我們在佛菩提路上的又一個轉捩點，自此我們開始每日於佛菩薩前懺悔、發願、誦〈大悲咒〉、菩薩戒本、迴向。那時大約是四月初，我們算了一下，離 平實導師傳戒之日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誦戒滿三七日；依照正德老師的開示，也爲了我們大陸的正法因緣早日成熟，爲了自己能夠早日得到 平實導師傳授的上品戒，也爲了自己能夠早日感戒，我們決定先於佛前自誓受菩薩戒。

本次 平實導師爲大陸這些佛弟子親傳菩薩戒，必定會

觸動我們能親臨與不能親臨的佛子，對於菩薩戒眞正的認知；同時也必會對我們這些不能親臨 平實導師而受上品戒的人給予了激勵，使大家都能正視戒法，注重戒法。我們「正覺學社」本次沒有去上的幾位師兄商議，決定在四月二十七日 平實導師在臺灣傳戒的同時，我們共七人，在佛前自誓受戒；我們心中都明白，雖然我們不一定得到戒體，但是我們可以感來更多的善法。

這個決定促使我們每日課誦。這樣我們對戒本日漸熟練，從剛開始的五十多分鐘的讀誦，到後來只需三十分鐘誦完。然而我的心中一直是沉甸甸的，面對著菩薩戒，我總覺得祂是那麼的森嚴，不可輕犯！每一個戒條的威儀在我

的心中無法用語言描述，那眞是佛菩薩的慈悲啊！爲我們這些形形色色的眾生搭建了一座回家的橋樑。在二十多天的熏習戒法期間，我身體的不適，有時讓我感到自己的業障很多，有時甚至堅持不了。可是我家同修每日精進，這是讓我感到了他眞的有質的改變，眞的認識到戒法的重要性，對加強自身的修證又有了更大的努力。

四月二十七日那天，我們大家莊嚴了佛堂，在下午一點，遵循 平實導師受戒儀軌自誓受戒。隨著香讚開始，我感到越念心情越輕鬆，幾日來心中莫名的愁雲，一時間煙消雲散；身體似乎輕了，心似乎靜了，莫名的喜悅湧上心頭。之後第十項搭縵衣，念「善哉解脫服，缽吒禮懺衣，我今

頂戴受，禮佛求懺悔」的偈頌，這個偈頌一連幾日在心中迴盪……。

四月三十日，這次去臺灣滿載而歸的菩薩們在我家小聚做分享，大家共談時，從他們那久久未能平靜下來的那顆心，我深感 平實導師的親和力與威儀；我深感菩薩道場的攝受力，每當他們提起 平實導師，就會有很多人落淚，都好似見到了久違的親人在向我們招手。

通過對戒法的熏習，我深深感到了往昔因無知所犯下的過錯；每當想起就會心痛落淚，再次懺悔，自責其心，永不復作。我們既然受了戒，那麼戒相的森嚴，我們就應至心去恪守；我們既然受了戒，那麼戒義的深遠，我們更

應去遵循；既然想做菩薩，那麼我們就不應以懺悔來鑽空子，把戒律掉以輕心；我們就不該錯了悔，悔後再錯，我們應該懺悔之後永不再做！

《菩薩戒本》開示：

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眾，繇是成正覺。是盧舍那誦，我亦如是誦；汝新學菩薩，頂戴受持戒。受持是戒已，轉授諸眾生。諦聽我正誦，佛法中戒藏，波羅提木叉，大眾心諦信。汝是當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一切有心者，皆應攝佛戒；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眞是諸佛子。

最後我至心懺悔：

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

從身語意之所生，我今一切皆懺悔！

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

南無 觀世音菩薩

南無 平實菩薩摩訶薩

南無 正覺海會諸佛菩薩

正占合十

# 佛教正覺同修會各地共修處：

## 台北正覺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二七七號九樓（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電話：(02)2595-7295（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分機號碼：九樓 10、11。 十樓 15、16，正覺書局 14。五樓 18、19。二樓 20、21。)

## 桃園正覺講堂：

桃園市介壽路二八六、二八八號十樓（陽明運動公園對面）
電話：(03)374-9363（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或與台北聯繫）

## 新竹正覺講堂：

新竹市南大路二四一號三樓（竹蓮市場附近）
電話：(03)561-9020（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 台中正覺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六六六號十三樓之四(國泰世華銀十三樓）
電話：(04)2381-6090（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 台南正覺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十五號四樓（民德國中北側京城銀行四樓）
電話：(06)282-0541（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 高雄正覺講堂：

高雄市中正三路四十五號五樓（復興中正路口捷運信義國小站旁）
電話：(07)223-4248（請於晚上共修時聯繫）

## 美國洛杉磯正覺講堂：

17979 E. Arenth Ave, Unit B,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USA.
Tel.:(626) 965-2200 Cell.:(626) 454-0607

**正覺同修會網址：** 成佛之道網站：http://www.a202.idv.tw
本會所有結緣書內容之閱讀或下載：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http://books.enlighten.org.tw

# 邁向正覺（六）

《免費贈閱》

作　　者：倪式谷居士等
印 贈 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二七七號九樓
電話：〇二 25957295　分機 10-21
（請於夜間共修時間聯繫）
傳眞：〇二 25954493
函 索 處：佛教正覺同修會
親自索閱：本會各共修處
初版一刷：二〇一一年二月　二萬冊

# 邁向正覺《六》

*Advance on the True Enlightenment Vol.6*

眾生的如來藏就是織夢師，眾生的如來藏隨各人的業力，用夢幻大法，編織出一段段的悲歡離合、一波波的潮起潮落，如同每一世五陰的生生死死、潮起潮落；織夢師如來藏就用這些栩栩如生的夢，將你遺留在人生大夢中。

—正敏〈幸運學佛路〉

◆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印◆